

寫這一篇序之前，我特意再次閱讀我的第一本著作《夫妻檔》。我不常閱讀自己的作品，總有一份不該有的陌生感覺，明明是自己寫出來，但好像跟自己放生了的魚再次見面一樣，它有自己的路途了。而我突然想重溫舊作，是想回憶當初創作《夫妻檔》的初衷，跟這次創作《畫家宅》的原因有什麼相似的地方。

然後我發現，兩者都關於「持續」。《夫妻檔》是關於持續經營一段夫妻關係，《畫家宅》是有關一班人持續以自己喜愛做的事情作為他們的事業。這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，但路是不是如此平坦？另一方面，我會好奇，這一班畫家創作的原委，是靈光一現的想法，還是每天埋下的種子，終於等到破土而出的一刻。

這個寫作計劃就朝著這樣的方向前進。自己創作的成分又該佔多少？最初，我幻想自己是一名紀錄片導演，以製作紀錄片的心態去寫作。但每當重溫訪問內容時，我不禁想像他們往日的模樣，他們遇上了什麼，令他們下這麼大的決心，成為一個畫家。我就帶著這些想像，去重新演繹他們的故事，才發現，我比較像在製作多齣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。《畫家宅》就是一連十五齣電影作品。

這些故事，也許令你感受到，人生和創作輪流擔任巨石和大海的角色。有些人曾經迷失，結果創作令他們的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；有些人曾經為人生的起跌感到疲憊，卻發現經歷是創作的血液，將痛苦轉化成祝福。我期望讀者看過他們的故事後，會思考創作對自己生命的意義。實在很多人都奔波於公式化的城市之中，忙碌於成就他人的成就，創作也許是尋回自己的途徑。但「創作」一詞偏令人感到遙不可及。從這些故事當中，讀者不難感受

但過程比想像中長，也遇上很多質疑自己的時候。在沒有讀過藝術系或不熟悉藝術史的情況下，我所關注的，不少是藝術以外的東西。而我的訪問習慣，很多時會問及私人方面的問題，因為我想了解很多事情發生的真正原因，這樣我寫出來的故事才較為順暢。同時我相信，任何人的創作，或多或少跟他的人生經歷相關，作品就是他們的年輪，記錄了他們的心路。這些多以繪畫作為自己語言的創作人，會不會為我的訪問方向感到不舒服？結果，很多參與的畫家都經歷了一次有別於以往的訪問經驗。由成長過程、父母、事業、愛情到婚姻，我都會問及，我實在很希望從他們的經歷中，尋找他們埋下種子的時間。

收到這些珍貴材料，我該如何處理？而到創作能力幾乎是與生俱來，只差在持之以恆。另外，我想將「藝術家」與大家拉近。大眾對藝術家總是帶著一些戒心，覺得他們情緒化、不食人間煙火、執著於大部份人不理解的事情等等。這些感覺是對也是錯，藝術家的性格也不是藝術家專有。只希望讀者透過《畫家宅》，就如拜訪他們的家一樣，坐著聽聽他們說自己的故事。也許發現當中一些經歷和心情，你也有共鳴。

在此，我想感激「繪畫大道中」一眾成員，感謝他們的包容、意見和鼓勵，令我這個「舢舨橫渡太平洋」之旅可以順利完成。也感謝我的伴侶、家人和朋友，每逢我創作時都是最情緒化的時候，他們也照單全收。還要感謝攝影師、編輯、設計師及一眾製作人員的主意和努力。最後，我預先感謝身為讀者的你，《畫家宅》是一葉紙船，被我輕放到海中，輾轉之間，飄流到你的手中，希望你收到我這份心意。

目錄

序言

06

過眼煙雲

呂振光

10

紅色的士

周俊輝

30

畫山見山

黃進曦

48

不吐不快

何倩彤

66

水的形狀

黎卓華

86

Side A 石家豪

104

半路中途

香建峰

122

自製空間

馬珠

140

討好自己

梁嘉賢

160

中場球員

盧樂謙

174

住在隔壁

區凱琳

192

境由心造

曾翠薇

210

候鳥飛翔

林東鵬

224

成為孩子

智海

242

收放自如

陳偉邦

256

Side A

石家豪

石家豪（石）兒時跟他的卡式帶收音機形影不離，收音機裡總放著一卷 TDK D90 的錄音帶。他有一個習慣，每當聽到自己喜歡的歌的前奏時，他的手就會移到收音機上，按下錄音鍵，歌曲就被寫在磁帶上。若干時日後，一盒專屬他的卡式帶就會完成。這卷 TDK 不只記錄了歌聲和節奏，還有童年的味道。最近幾年，他花在寫字的時間跟繪畫一樣多。有時候，一幅作品中，文字比圖像更似主角，後來他索性多寫自己的故事。寫自己的故事是一個翻箱倒櫃的過程，如走進一間雜物房，打開每一個箱子，拉開每一格抽屜，重溫每一張照片，審視每一件舊物，將心裡面的片段重組、剪輯、記錄，合成一本屬於自己的書。這個過程恍似昔日伏在收音機旁，等候自己喜歡的音樂，再按下錄音鍵。

石在西環長大，七十年代，那裡還有不少戰前建築，他有幸來得及看到最原汁原味的西環，「我就住在那些戰前唐樓裡，樓底很高，而且沒有廁所，每晚都要安排『倒夜香』。雖然屋裡一切都簡陋，但我很喜歡這個格調。」每個上學天，戴著厚眼鏡的他，經過卑路乍街和皇后大道西，往上走到位於第三街的聖類斯小學上課。他記得每一次帶畫作或勞作回學校時，在路上總是小心翼翼，「要回家做美勞堂功課的話，我都做得很用心。相反地我不少同學都做得很馬虎，有的還把勞作放在書包裡，拿出來時都是扁的。」他笑言自己性格有點「女仔」，喜歡東西整潔，更喜歡「坐定一定」做事。做勞作時，總是計算好落刀位置，小心翼翼地摺合，連邊緣的膠水跡也用牙籤細



一九八四



Wilson Shieh 石家豪 2016

他兒時習慣用卡式帶收音機錄下自己喜歡的歌，製作一盒盒專屬自己的卡式帶。數年前他撰寫自傳，封面圖像就是錄音帶的模樣，所列出的歌曲都是少年時喜歡的旋律。

2016 | 塑膠彩，畫布 | 61 61 厘米

心地挑走，「我們全家都有近視，我讀幼稚園時已經開始戴眼鏡。不過我好喜歡注重細節、看細微的東西，天生性格如此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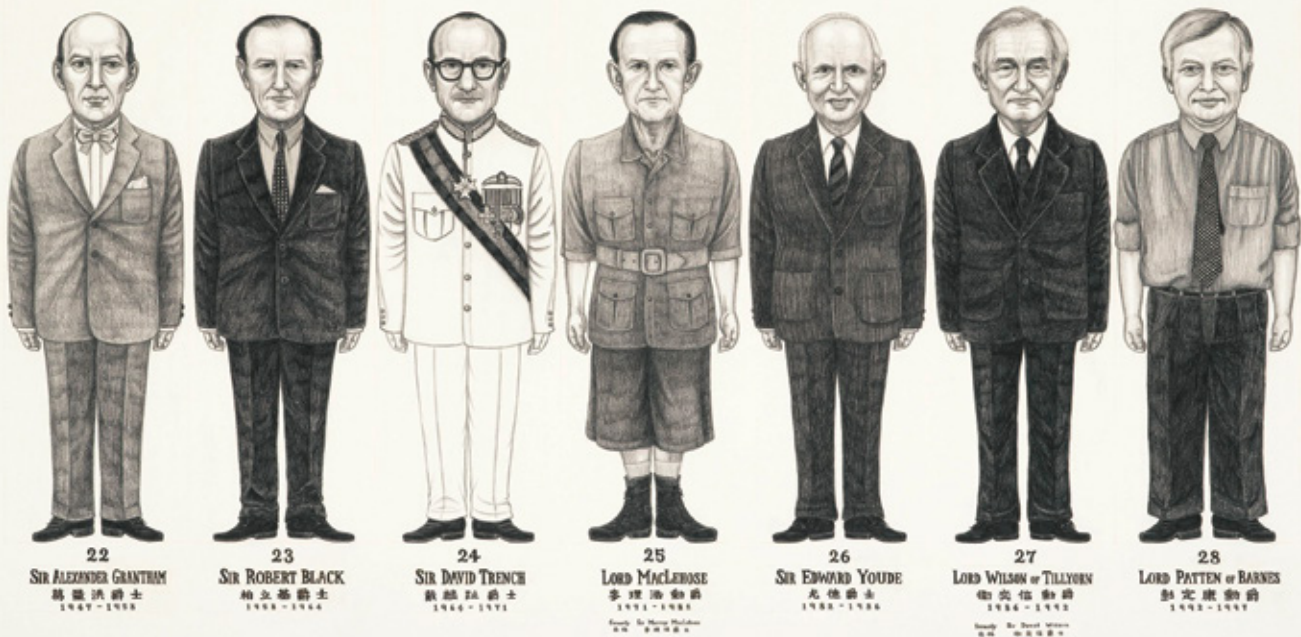
說到美勞堂，他記得六年級換了美術老師後，美勞堂跟之前的很不同。上第一課時，老師就跟他們說不用畫「細路畫」了，「那什麼是『大人畫』呢？原來他準備教我們素描的基本功，對著一件又一件實物，用一枝HB鉛筆，學畫輪廓、打陰影等等。到下學期時，就教我們用廣告彩，畫回同一樣的東西。以小學來說，他這種教學方法相對正規，使我學到一些繪畫的基本功。」

原以為會跟其他同學升上直屬的聖類斯中學，後來親戚發現預科只得理科班，怕到時「撲學位」更難，於是著他媽媽帶他去報考聖保羅書院的入學試，然後沿著般咸道回家，經過英皇書院，問校工還有沒有學位，得知還有學位，而剛巧校長和兩個副校長都在辦公室，就立刻跟他安排面試，他

根本未有心理準備，「他們問我『為什麼想讀英皇呀？』，我就衝口而出『我阿媽想我』，他們就哈哈大笑，再問一兩條問題，就決定取錄我了。」

回帶到昔日在英皇讀書的日子，其中一段令他人生改變的事情，就是遇上了一位在師範美術科出身的老師，後來成年後還得知他跟藝術家蛙王（郭孟浩）和蔡仞姿是同校。中二至中四的美術課時光就是跟他度過，「他的教學方法很特別，記得第一堂就要我們全體參加校內的聖誕卡設計比賽。他足足花了一個月去教我們何謂好的聖誕卡，然後要我們每星期交一張聖誕卡的設計，再全部貼在黑板上，逐一批評逐一鬧，好像『打擂台』一樣，做得不好的又要回去再畫。其間說了不少當代繪畫和設計的原理，又拿出師兄的作品給我們參考，解釋正負空間、用色、明暗的概念。比賽完結後，他還是喜歡以『打擂台』的方式去評論我們的作品。」他喜歡這種令人有進步意欲

總 GOVERNORS 督



的教學方法，比起鬆散無章的教法有更大的滿足感，「好像小學學素描，你想盡快升到另一個級數，就會畫得好一點。例如畫聖誕卡，你會想勝出之餘，也希望阿 Sir 找不到原因去批評你的作品，會產生一種鬥志。」

由學習素描到色感訓練，由畫靜物到人像素描，由平面設計到包裝設計，這三年的中學美術課程媲美大學藝術系的一年級課程，讓他的基本功很扎實，「我尤其喜歡素描。素描需要很高專注力，很著重寫實，會跟足一個物件的形態去畫。但往後我發現，太著重實物的形態，有時畫出來的東西會較為拘謹，相比沒受過

這種訓練的人，他們在作品上呈現的風格比較自由奔放。」

石是校內高才生，會考曾獲七 A。一九八九年，他是當屆高級會考考生，改變了他的不是高考成績，而是當年的六四事件。當年五月份，他已經完成大部份考試，有空坐在電視機前，看著這件牽動全香港人心情的世界大事如何發展下去，「我記得五月尾的百萬人大遊行，有很多人參加，由遮打道出發，經當時在灣仔的新華社，再到維園集會。遊行開始時，我和同學還在學校的實驗室解剖老鼠，然後他說：『不如去咯？』，大家就拿著一塊寫著『英皇書院』的牌子，由英

皇書院跑到中環，才發現龍尾已到金鐘廊，氣也不敢喘地趕上龍尾。這一幕我印象好深刻，我們一直在金鐘道上奔跑，也是第一次感覺到跟香港前途問題如此接近。」一星期後，天安門的一天成了歷史的一個章節。他坦言，這件事對當時很多學生影響深遠，「大家都好像從考試成績和家人的期望中解放出來，開始覺得自己長大了，跟社會關係也密切了。尤其當日在天安門的學生們年紀跟我差不多，已經要面對這件事。」

高考成績一出爐後，他順利入讀香港大學建築系。當時校內同學對事件所產生的情緒還是很高漲，校內的公開地方不時有論壇舉行，大家

(22 28
2012 |
木顏色，紙板 |
102 152 厘米

他的母校是著名官立中學英皇書院，校舍是典型的英式建築，當年英女皇頭像會被掛在當眼處，殖民地氣氛濃厚。他的青春期的正值殖民地時代尾聲，成年後難免對那年代有多幾分感受。



都談得很激動。而在迎新營裡，大家的話題總離不開六四事件和一九九七的問題。開學的第一個星期，他走進班房後，就覺得班房內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，「學系的老師和同學出奇地平靜，幾乎不談這件事情，跟班房外的氣氛完全是兩樣，好像從沒發生過那件事一樣。我心裡就感到很不對勁，覺得跟這裡格格不入。」回想當初選擇港大建築系，對於一個有畫畫天分的「英皇仔」來說，看似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港大正在英皇書院對面，同學們都當那裡是「直屬大學」一樣，「中大路程遠，科大只是剛誕生，其他的院校還未升格為大學。而且同學都會朝找工作的方向去選科，就算美術好，仍會選技藝的科目，成績好一點就讀港大建築系，不夠好就去理工學院學設計，我也被潛移默化了。」

有時要遇到不適合自己的東西，人才開始明白自己真正適合什麼。在建築系裡要畫的圖，跟

他心目中想畫的圖實在差得遠。後來他漸漸明白，建築設計不可以太天馬行空，怎樣都需要符合其功能性。它的任務是服務大眾，要顧及可行性，還要照顧客戶的主意，很多個人意志都不可以在設計裡呈現。想到這裡，他對著鏡子照一照自己，總幻想不到自己是建築師的模樣，形神都不像，「有次貝聿銘來港大主持講座，很多人蜂擁而至。在台上的他像在表演『棟篤笑』一樣，遇到敏感問題總是『四撥千斤』，用一些笑話就漂亮地避開了。我才知道，一個成功的建築師不只要設計受追捧，還要在台上有魅力。這跟我純粹想自己一個靜靜地做好一件作品有很大差別。」

有些建築系的課也會涉及藝術史的知識，其中一科 Design Fundamental（設計基礎），由呂壽琨的學生李維安任教，他就在那裡感應到藝術系的微聲「呼喚」，他本身是現代水墨畫家，說話大大聲，很豪邁，教學方法又很 Prestyle（自由）。

有時上堂放一張畫的幻燈片，就可以說足一兩個小時，什麼都說。他介紹北宋畫家范寬的《谿山行旅圖》，說了足足兩小時，才發現把畫的左右調轉了。他又說過畢加索的畫很醜，但醜到極點時就代表靚和成功。嘩！這說法很過癮！「港大也有藝術系，但課程以藝術史為主，圖書館也收藏了不少介紹藝術史的書和各種畫冊，那角落曾是他的天堂，「有一份功課是關於室內設計的模型。教授就跟著我們說，不如放一些畫作在空間裡，就說出畢加索、夏卡爾等的名字。於是到圖書館找書看，結果一發不可收拾，時間都花在看那幾個書架的書上了。又很好奇『現代畫之父』塞尚只是畫生果而已，為何得到很高評價呢？我對這些都感興趣。」

他開始萌生讀藝術系的念頭，覺得花多少年光陰在建築系也好，都不代表會成為一位建築師。就算花三年讀完一個學士課程，還要到建築公司